

《樂養吟》自述

愉
韻
度
曲
梁
君
度

微信裏時不時冒出陌生人的訊息，說能幫你推廣作品，說你的字畫能賣個好價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寫了一首詩回過去：

《樂養吟》
吃喝玩樂趁年華，
莫把金錢玷藝花。
詩畫書文皆養性，
便是人生大贏家。

「吃喝玩樂趁年華」——本港名人鄧朱錦韶博士說的，到我們這年紀，就是吃喝玩樂。藝術家首先應該是熱愛生活的人。吃要講究，喝要自在，玩要盡興，樂要投入。這些看似與藝術無關的「俗事」，恰恰是藝術最深厚的土壤。一個對生活沒有熱情的人，作品怎麼可能有溫度？趁着大好年華，好好享受生活，藝術自然會從這份享受中長出來。

「莫把金錢玷藝花」——這是最想說的一句話。藝術像一朵花，它需要的是陽光、雨露和時間，而不是鈔票。我不是說藝術不該賣錢，藝術家當然要吃飯，作品賣出去是好事。但問題在於，一旦把「賣錢」當成創作的目標，那朵花就開始變質了。那自會開始揣摩市場喜歡什麼，藏家願意為什麼買單、什麼題材好賣、什麼

風格流行——到那個時候，你就不再是藝術家，而是生產商。拒絕讓金錢的邏輯滲透進創作的核心，作品好壞，我自己心裏有數。

「詩畫書文皆養性」——我涉獵的東西比較雜，寫詩、畫畫、書法、文章，樣樣都碰，樣樣都不算精。我從來不把這些當成「專業」來經營。寫詩文是養性，畫畫是養性，寫書法也是養性。它們像不同形式的修行，滋養的是同一顆心。心養好了，不管用什麼媒介表達，都不會太差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心是浮躁的、功利的，技巧再純熟，作品也是空洞的。

「便是人生大贏家」——這句大白話，很多人覺得贏家？不是賺了多少錢，不是得了多少獎，而是這一生過得充實、自在、不辜負自己。能吃喝玩樂能樂，有詩有畫有書有文，還有什麼不知足的？在藝術中養性、在生活中盡興，這才是人生的贏家。

這首詩與其說是寫給別人的，不如說是寫給自己看的——提醒自己在這個處處講求變現的時代，當守住藝術最初的快樂，故創作於我，從來不是職業，而是活法。

大歷史觀與改革精神

姚
弦
雅
音
姚
珏

上周末我去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（北京人藝）帶來香港的歷史話劇《張居正》，這是改編自熊召政歷時十年的小說作品，展現的是宏大的歷史觀與改革精神。飾演明代張居正的是馮遠征，他與熊召政和我都在政協一個界別組，也是好朋友。熊召政委員是歷史學家，他的大歷史觀往往對於當下有更加深入的見解，因此每次在政協發言我們都聽得聚精會神。

我一直希望北京人藝可以來香港藝術節，他們既有傳統又有特色，每個演員都有很好的底子。由衷感嘆他們的藝術底蘊與匠心，將大明王朝的官場暗流與改革征途勾勒得淋漓盡致。馮遠征飾演的張居正，將推行改革的孤勇決絕演繹得入木三分，每個眼神、每句台詞都透着扎實的功底。其他角色也無不鮮活，讓觀眾彷彿置身那段風雨飄搖的歷史，沉浸式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與藝術魅力。

這場演出，讓我讀懂了張居正作為一代改革先驅，「以一己之力，擔天下安危」的孤勇與擔當。雖然明知會觸動權貴利益，但卻依舊迎难而上。雖然他也犯了不少錯誤，但卻有真正的改革精神，有「知錯能改、持續革新」的魄力，有志向高遠的歷史責任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這份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，跨越數百年時光依舊震撼人心。

以史觀今，我們更需要從大歷史的角度去抓住機遇，勇於改革。我看到馮遠征接受採訪時提到中國整體處於深化改革之中，「香港也是在這個過

程當中」，在世界多極化背景下，香港成為多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重要窗口，「文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。」

我也特別同意，最讓我共情的就是張居正的「改革精神」與當下的共鳴。當下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穩步推進，文化藝術也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的重要內容。如何體現香港的文化藝術服務、文化強國的建設，我想需要更多的改革，發揮香港中西融合的優勢，真正把中華優秀文化推向世界，講好中國故事，才能夠體現香港在文化上的「超級增值人」地位。因此對於作出這些貢獻的樂團應該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政策扶持，而且藝術來源於生活、服務於人民，藝術不是孤芳自賞，更需要成為橋樑，連接國家和世界，讓更多的基層與年輕朋友來參與。

我們樂團多年來堅守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，並通過十年的「音樂能量計劃」點亮基層孩子心靈，近3年我們也不斷改革，希望在AI時代與時俱進。張居正的歷史故事讓我明白，改革從無坦途，必須堅持自我改進，才能在變局中站穩腳跟。對於香港的文化藝術方面，我期待有更多的改革和發展，讓更多服務國家建設文化強國的藝術團體得到更長遠的發展，協助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服務好國家的新發展。

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自我革新的毅力、堅守初心的赤誠永遠是立足之本、前行之基。張居正的改革答卷，留給歷史；而我們的改革答卷，正寫在當下，也將留給未來。

我「裝作」新疆人

鄧
飛

上週本欄目提到，我是怎樣「受啟蒙」而開始認識到新疆和當地少數民族的存在。書接上回，本篇講講我又是如何「裝」成一個「新疆通」的。

有次與幾個朋友吃新疆菜，廚師是一位在新疆出生和成長的漢族老哥，移民香港很多年了，但手藝沒有丟掉，仍舊做小範圍的新疆菜服務。說到新疆菜，人們自然聯想到烤羊肉串和烤全羊，其次還有大盤雞，都是大家的心頭好。

「有饞嗎？」別的朋友似乎並不明白我要什麼。廚師老哥怔了一下，說：「我給你烙兩個。」

沒過多久，熱辣辣地捧上來，我咬了一口，又追問道：「老哥，有新疆奶茶不？鹹的那種。」老哥又怔了一下說：「我給你現煮去。」大夥兒面面相覷。

廚師老哥三下五除二就整好一壺，斟上給我，我滿滿喝了一碗，回味着那股特有的鹹味。看見另一個饞沒人吃，便隨手拿起，掰下一小塊，蘸着奶茶吃。老哥實在忍不住了，對大家說：「這吃法正宗！」滿座俱作驚訝！問我到底是不是有新疆背景。

哈，我差點兒沒當場哼出「我們新疆好地方啊」這首曲子了。這一番充滿儀式感的瞎操作，把大家糊弄得一愣一愣的，彷彿我真的是來自新疆一樣。

其實，除了我天生比較嗜鹹，對食物的記憶比較深刻之外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對介紹新疆的影視節目很感興趣，印象很入腦。所以我知道新疆奶茶是鹹的，知道應該把饞蘸着奶茶來吃，是因為兩部電影：一部是由香港老一輩電影工作者張錚先生製作的紀錄片《新疆奇趣錄》，片中詳細介紹關外少數民族地區的奶茶是鹹的。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，也不是為了補充鹽分，而是我們中華民族千年以前的飲茶傳統，就是加鹽等佐料，今天加糖，那是受到英國人飲茶習慣所影響而已，甜奶茶的歷史比鹹奶茶要短得多。

另一部則更是經典中的經典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製作的《冰山上的來客》。這一部電影幾乎是新中國最具代表性、影響最大的新疆電影，這部電影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，這個下期再談，這裏只講「饞蘸奶茶」的吃法。

電影中有一個老人角色，穿着少數民族服裝，留着山羊鬍子，慈眉善目，這種形象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對長者的依賴情緒。其中一幕，老人家接受別人招待吃飯，吃的就是饞，他掰開一小塊一小塊，蘸着碗裝奶茶來吃，很有滋有味，從此以後，這個印象深印我腦海之中，但其實他是冒充少數民族的大反派。下回分解。

人生如茶

去大理旅遊，白族有一種茶，叫「三道茶」。當美麗的白族姑娘跟我們說，三道茶「一苦，二甜，三回味」時，我驀然醒悟，這富含哲理的三道茶，不正是寓意着我們的人生嗎？

人生第一道茶，我啼哭着來到這個世界，苦如出生，是我人生的第一個成長階段。這個世界迎接我的是，艱難的童年。在我的童年記憶裏，總是飢餓難耐、總是在找吃的東西。

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，我們小院一群孩子，跟着鄰居陳婆婆去屋後的大山上挖「仙米」，其實就是一種質地很細膩的白泥巴。到了山上，趁陳婆婆在找仙米的時候，我們就去找野果吃。那時餓啊！野果野菜都被人找完了。突然我看到灌木叢中有一種不知名的野果，紅紅的很好看。我就摘下來，問大家是什麼，都不知道。鄰居小哥哥說能吃，我就吃了，味道不好，又酸又苦。半小時後，我們正在挖仙米，我卻突然眼前一黑，栽倒地上，口吐白沫。嚇得陳婆婆和小夥伴們不得了，陳婆婆憑經驗，覺得我是中毒了。旁邊有個細小的山泉，立即將我抱到水邊，灌了我很多水，然後將我倒背起來，讓我吐，我嘩啦啦地吐了起來。吐後又灌我喝水，讓我吐完。如此折騰幾次，我才吐完吃進去的野果，全身軟綿綿的，沒有一點力氣。大家輪流把我背回家，躺了幾天才恢復元氣，飢餓就成了我童年刻骨銘心的記憶。也許是這份記憶，成就了我日後堅韌的性格。

人生第二道茶，是我們的中青年階段，酸甜苦辣，五味俱全的一道茶。每個人在這個時期，除了收穫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業與愛情外，還多了一份義不容辭責任。這時上有年邁父母要照顧，怕他們生病、怕他們寂寞，擔心他們的溫飽冷暖；下有孩子要操心，怕他不健康、怕他學習不好、怕他考不上大學、怕他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、怕他成家沒房子……這是中年人重任在肩爬坡負重艱難而行的真實寫照。但中年之韻即便是落木蕭瑟也有着蒼茫之美，即便是艱辛與滄桑也都寓意在這中流砥柱的使命中。

這個階段的我很慶幸，因為我們姐妹孝順，父母生活無憂無慮，幸福的頤養天年，還時不時給我們買菜做飯，分擔我們一些負擔。我以書為媒，遇到今生的他。我們都酷愛讀書，因共同的愛好走到了一起，我們秉燭共讀，紅袖添香。上天又賜給我們一個冰清玉潔，蘭心蕙質的女兒。女兒從小就特別討人喜歡，書讀到博士，博學多才，我為有這樣的女兒驕傲。還因為我們一家特別愛讀書，家裏幾千本藏書讓我們「富甲一方」，讀着讀着，2016年我們家讀成了全國第二屆「書香之家」。書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榮譽和無可估量的精神財富。我們的事業也甜蜜如茶，各自都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做出了優異的成績。我們讀書、出專輯，忙得幸福而快樂。「松花釀酒，春水煎茶」，人生快事不過如此。

但，生活並不是一帆風順，其間的煩惱

也不少。老公雖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學生，可工作後也遇到了下崗，經過兩年的掙扎，終於有個單位看上了他的才華，調進了這個單位。他再就業後，我才鬆了一口氣，可父親又病了。剛進入2000年，父親就查出肺癌，經過一年多的治療，我們晝夜精心伺候，可還是沒有留住父親。在人間最美的四月天，父親去世了，好久我才從失去父親的悲傷中走出來。這第二道茶，有淚有笑、有苦有甜，是人到中年的萬般滋味……

人生第三道茶，清淡如風，回味無窮。退休後，意味着步入老年，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煙，榮辱得失都不重要了。這杯茶已經泡得淡如白水，喝着它，回味着從前那些濃香四溢的茶、回味着那些回不去的歲月。這時，會想起很多，一壺綠茶，一縷書香，在如豆的燭火下，茶香繚繞，書香浸染；一壺紅茶，邀數知己，在斗室閒聊，茶香話蜜，沁人心脾；一壺普洱茶，文友相聚，在柳蔭下擺上茶桌，談詩論道，淡名、淡利、無爭，收獲人生真諦。

有時我也一個人靜靜地看書、品茶、思考、回眸一生。當我舉起精緻的茶杯，那上下翻滾的茶葉，不正像我們的人生，在歲月中沉沉浮浮嗎？那尖尖的茶葉，不屈服開水的沖泡，始終昂頭向上，這不就是人生積極進取的態度？品茶讀書，書與茶香，足令我回味無窮。

三道茶，一苦二甜三回味，甘醇清冽，真是人生如茶。

百
家
廊

鄧
訓
晶

親愛的母校

爽
姐
私
語
林
奕
兒

今年參加了母校香島中學80周年校慶。80年呀！過往的校慶活動我興致不高，怕嘈吵、怕擠迫。今年因為

大事慶祝，選了新地方，在合和商場的大禮堂舉行。開始時，還以為是在舊的合和中心，沒有注意到合和原來已在旁邊建了一座新的廣場，找到這個廣場第一眼望到是舉着牌的應該是學妹吧，指示我們路向，沿途走着一路都有指引，每隔一段路便見到一位學妹直至到大堂電梯處。這段路走着走着很感動，多謝籌委會同學細心關顧，因為80周年會有不少年紀不小的老校友，去到一個新環境便沒有安全感，籌委會同學來到這些，真的非常之感謝。

來到宴會廳，見到母校的大幅照片，四周設計恍如回到學校，各同學爭相在大型校舍照片前拍照，一時間人頭湧湧，熱鬧到不得了，大家都在被催促着才肯入座。

學校80年培育出很多很多學子，來參加校慶的同學甚多，不少是海外飛回來參加的。今年我們那屆分到三圍拾，因為只有三圍之故，所以後來的同學已向隅，未能參加到校慶感到挺遺憾、挺不開心的。

而參加母校的活動，就像回家過年團聚般溫暖快樂。



● 母校80周年校慶，60載同窗情永在。 作者供圖

屯門竟成旅遊要塞

路
地
觀
察
湯
禎
兆

復活節假期原打算去東南亞，但身邊不少朋友都遇上航班延誤，加上國際局勢緊張，導致燃油價格波動，最後我改變主意轉為北上內地玩。

這幾年回內地，發現朋友之間按地域分了兩個派別：港島區自成一派，九龍及新界區另起爐灶。港島朋友通常不太熱衷去北，最大原因是時間成本高，沒那麼方便。九龍及新界朋友則非常習慣，幾乎每個月甚至每逢周末都會上去。有趣的是，大家不約而同發現，香港的「旅遊尖兵領域」，即外遊必要要地，不知不覺變成了屯門。無論去機場搭飛機、自駕北上，還是坐直通巴士，所有路線似乎都要經過屯門。以前大家口中那片「荒蕪之地」，今日竟成為旅遊樞紐重鎮，真是滄海桑田。

說回這次北上計劃。我們怕高

鐵票難求，選擇了直通巴士，4小時直達清遠。同時有朋友去廣州玩，直接包車北上，一家四口千多元，從家門口接載上車到廣州酒店門前下車。坦白說不算太貴，因為高鐵票價加上往返高鐵站的時間成本費用，肯定也過千。包車既舒適又省卻轉折，是不錯的選擇。

一場復活節出遊，雖然沒去成東南亞，卻發現內地短線遊的彈性與樂趣。屯門由鄉郊變成旅遊要塞，也見證了港人的生活模式轉變——北上不再是小眾，而是日常。就算要去廣東省較北的區域，同樣可納入成為後花園的版圖之內，擴闊自己的生活領域空間，令自己的選擇更多。

開在路邊的花

鵬
情
萬
里
趙
鵬
飛

香港的風貌，一半繁華、一半山海。城市和海郊野並無明顯區分。一段繁華似錦，樓宇稠密，車馬鼎沸；一段海闊天空，山林茂盛，靜謐恬淡。妙就妙在山海與繁華共生共處，宛若中國畫裏的留白，在濃墨重彩的都市筆觸間，又預留了呼吸與遐想的空間。

屬於城市的部分，寸土寸金，道路逼仄，夾縫插針似的安排一畝公園。再就是圍成一處的球場，點綴幾棵樹，花木寥寥。街巷裏，因勢而就，散落的樹木不似內地城市那般橫平豎直苗木齊整。樹形各異的紫荊、木棉、鳳凰木、鐘木、木麻黃，更多是細葉榕，毫無章法地在鬧市的角落裏，似有若無，很少會被注意到。有位第一次來香港的朋友，一見面就忍不住吐嘈，聽了好多年羅大佑唱的《皇后大道東》，真的站在皇后大道上，才覺得蜿蜒普通平平無奇，連好看的樹都沒有一棵，遠不如詞曲帶給人的想像。我建議他去堅尼地城的科士街逛逛。在那裏，27棵細葉榕全部扎根在牆上，一尺街面的地都不佔，仍然根深葉茂，遮

蔽了整條街的風風雨雨，很有些香港人的義氣。

相較之下，淺灘海岸山曲海折的郊野植被就豐富得令人咋舌。喬木灌木雜處，爬藤攀援而上，織得山林密不透風。林下也不空着，草本蕨蕪，四季有花。每每穿行山間步道，總會由衷感慨這座國際都市兼容自然的壯美。就是路邊隨意開着的花，也透出返璞歸真的野趣。比如無人在意的咸豐草，細碎歸白的瘦小花瓣，從年頭開到年尾，風雨不懼，酷暑無礙。咸豐草被判定為外來入侵物種，它的生命力和繁衍力驚人。一株草一年可以結籽3,000-6,000顆，每顆籽一年可繁育4-6代。這也支撐着它的種群數量，呈指數級別的增長。再有就是恣意生長的螞蟥菊。

螞蟥菊也是外來入侵植物，名字裏帶了個菊，也屬菊科，一點也沒有中國傳統菊花「寧可枝頭抱香死」的氣象。柔軟細長的莖匍匐在地，四通八達，很輕易就佔領了周邊所有空地。明黃色的小花朵，看似開得擁擠卑微，卻能不動聲色，讓其它花草無立錐之地。這兩種路邊野花，四季常開不敗，構成的風景，以一

種微小之美，蘊含了整個自然界的規律。

人的一生，總會有不同的風景。有的是專門拿出時間去看的，名山大川，層雲蕩胸，說不出的豪邁壯闊。有照片為證，有視頻記錄。更久遠的人，寫詩詠賦，撰文記述，或濃或淡的情緒，從天高雲淡，點染到竹林細雨；從馮唐易老李廣難封，癡癡到牆頭馬上徽州夢。有的則是無意闖入的煙火平常，巷陌交錯，雞鳴狗吠，恬淡如水的光陰潺潺流逝。只是偶然經過，便按停了匆匆，抽離了喧囂，滌淨了浮躁，審視來時的拙樸天真，才驚覺不知不覺中已偏離了太遠。

就好比這路邊開着的花，年年歲歲、歲歲年年，看似細碎草草，如風淡遠，不覺間便度化了默默流年。

● 近日在堅尼地城所拍，開在路邊的魚木花。 作者供圖

